

從建築遺跡看歷史記憶的展演與創生：以阿姆斯特丹為例

高妍妮

「在阿姆斯特丹這樣一百七十八個國籍居民自豪的城市，膚色、語言與歷史皆無關宏旨。唯一重要的是你與城市共生的記憶，你如何擁抱城市的精神，如何以自身特質改造、豐富城市的文化。」
— 《荷蘭式快樂：做自己，不需要說對不起的人生觀》（陳宛萱，2014）

前言：政策背景交代

過去幾年來，該怎麼處理那些被擺放在市政倉庫角落、逐漸從人們記憶中淡出的“bouwfragmenten”（筆者譯：建築遺跡；它們通常被人們這麼稱呼），諸如山牆、裝飾品與圓柱，是讓荷蘭阿姆斯特丹政府感到頭疼的一大棘手問題。這些龐雜的收藏被遺忘在市政倉庫已有超過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時間，有些甚至來自於荷蘭最輝煌的年代，十七世紀！

然而就在近日，市政團隊終於擬定了一個絕佳的計畫，是時候讓這些過去曾經共享城市繁景的歷史遺跡在現代化的創意脈絡中展現未來發展可行性了。根據刊登於市政官網上的計畫，任何一位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市的居民或藝術家，只需要在今年年底前上網登記、提交企劃書，就有機會在明年二月將這些遺蹟免費帶回家。申請者甚至不用提出多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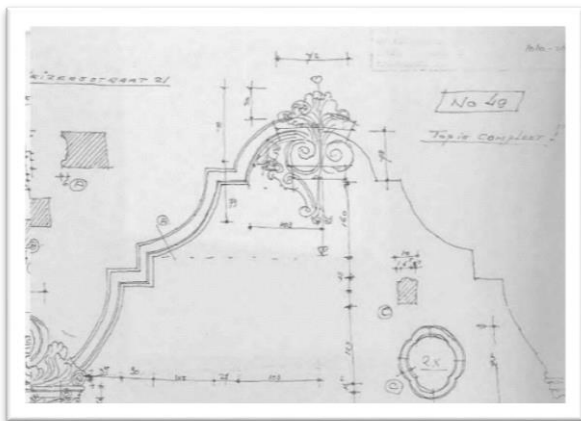
入的研究調查，或是多複雜的使用計畫，只要企劃內容擁有足夠的創意且具有可行性，因為計畫的宗旨是期望能讓這些零散的遺跡以嶄新的樣貌重新在城市中綻放。

Annette ten Doeschate, Monumenten en Archeologie-projectleider（作者譯：歷史遺跡專案經理）在接受荷蘭當地報紙 *Het Parool* 訪問時就表示，雖然過去已經有許多山牆被重新運用的成功案例，像是位於荷蘭海事博物館（*Scheepvaartmuseum*）正對面轉角的建築在近日翻修的工程中，將鄰近建築上拆除下來的十八世紀山牆裝飾在其屋頂。她表示，回歸歷史建築的脈絡不應該是這些遺跡唯一的價值。因此，若申請者對於其用途有其他想法也非常歡迎提出，例如擺放在博物館的戶外公園或是做為學校的教育素材。Ten Doeschate 女士也順帶說明了她的想法：「將這些歷史資源運用在公共空間或是藝術作品裡也會是理想的用途。」

現在，民眾可以至市政團隊公佈的線上清單中檢視每一件建築遺跡的詳細資料。這一份高達 190 頁的整理清單，由 A 到 D 將這些遺跡主要分成了四大類別，註明保存的狀況與價值，分別是 A：完整的山牆、B：不完整的山牆、C：部分缺失的建築遺跡、D：破碎的建築遺跡（其中還包含 A+和 C+這兩個小分類，因為其不論檔案紀錄或是保存狀況都相對完整、齊全，圖一），有的甚至附上了原先的建築草圖（圖二）或黑白照片（圖三）。



圖一：A+類別編號 49，鐘型山牆的一部分，圖片節自阿姆斯特丹政府官網資料庫。



圖二：A+類別編號 49，原始建築草圖，圖片節自阿姆斯特丹政府官網資料庫。

建築遺跡：山牆種類介紹

阿姆斯特丹的街道景致，是停滿船屋的運河畔，一棟接著一棟，緊挨著彼此的磚造房屋（圖四）。若仔細觀察這些歪斜的房屋（有些甚至是向前傾斜的，據說這種視覺效果容易讓人產生一種房子比實際更高大的錯覺），大多時候你會注意到其屋頂獨特且精緻的山牆設計，這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大建築特色。而在倉庫中積滿灰塵的建築遺跡中，山牆及其裝飾品佔據了一大部分。



圖三：A+類別編號 49，原址位於 Keizersstraat 上的黑白照片，圖片節自阿姆斯特丹政府官網資料庫。



圖四：阿姆斯特丹街道景致，筆者攝於 2019 夏天。

最早從十五世紀開始，就已經出現了造型簡單的三角形山牆，隨後才陸續引入了設計稍微複雜的階梯山牆（英文：Step gable/荷文：Trapgevel）和噴口山牆（英文：Spout gable/荷文：Tuitgevel）。階梯山牆，其外觀顧名思義就如階梯般，由兩側向上延伸至屋頂中心相遇。其中最著名例子就是位於 Herengracht 街 170 號的 Bartolotti House（圖五），這棟建築是十七世紀最富裕的商人 Willem van den Heuvel 的住家。



圖五：Bartolotti House，作者攝於 2019 夏天。

噴口山牆則看起來像是一個倒放的漏斗，這類建築在當時主要是商人儲藏貨品的倉庫而非住宅用。然而，到了十八世紀左右，隨著城市經濟發展日漸繁榮，山牆的設計也變得更加複雜、華麗與多元。舉例來說，具有路易十四巴洛克風格的脖子山牆（英文：Neck gable/荷文：Halsgevel），在其立面通常有著繁複的貝殼圖案與漩渦紋裝飾，在聖經博物館（Bijbels Museum，圖六）仍可以欣賞到此種

山牆的完整樣貌。另外，以路易十五不對稱波峰風格的鐘形山牆（英文：Bell gable/荷文：Klokgevel）也盛行於這個時期。



圖六：Bijbels Museum，圖片節自其官網。

建築遺跡從何而來

存放在倉庫中的這些建築遺跡最早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紀，其餘大部份則來自二戰以前與 1960 年代後期的都市更新計畫。

1930 年代至二戰以前，因為住宅短缺的問題再加上窮人居住環境惡劣，當局政府擬定了一系列的都市擴張計畫（Algemeen Uitbreidingsplan，簡稱 AUP，圖七），其中較廣為人知的就是花園城市（De Westelijke Tuinsteden）的實踐。



圖七：阿姆斯特丹總擴展計畫（AUP）地圖，圖片來自公共工程部，1935 年。

從 1920 年代開始，阿姆斯特丹政府大量吞併了周圍的農業地區，該區域的建築特色是根據阿姆斯特丹學派（Amsterdamse School，圖八），帶有圓形或有機外觀複雜的磚砌結構搭配上裝飾性磚石，藝術玻璃或梯形窗戶等等，而規劃設計則受到英國城市規劃師 Ebenezer Howard 提出的花園城市（Garden Cities）概念所影響。當時英國自工業革命以來，農村人口銳減、都市人口失控增長導致居住環境劣化，因此其理念是對改善生活品質需求的回應，企圖將城市生活的便利性與典型農村環境相結合，平衡住宅、工業和農業區域的比例。然而，隨著戰爭爆發，該計畫被順延至 1965 年左右才得以全部完成。



圖八：Museum Het Schip，圖片節自官網。

1950 到 1960 年代，因戰後嬰兒潮人口激增，導致舊城區難以負荷，住宅嚴重短缺。這個時期的計畫分為兩大階段：前期繼續執行 1930 年代間未完成的新市政計畫，代表案例為新西城區（Nieuw-west）；後期則轉向開發

大規模的社會住宅，代表案例為拜爾美米爾（Bijlmermeer）。只是好景不常，這兩個案例後來皆被拆除。新西城區因為住宅缺乏多樣性，造成居民組成背景過度集中且收入偏低，衍生了諸多外部問題。因此自 2001 年，該行政區受到都市活化（Urban revitalization）項目的影響，其中根據 2015 年“Richting Parkstad”計畫將數以千計的房屋拆除。拜爾美米爾於 1970 年開發時，雖然被當局政府寄予厚望，期許將之打造成一座未來之城，然而規模龐大、可以容納將近一萬六千居民的蜂窩型六角大樓卻成了治安死角，犯罪溫床。因此 1992 年市議會通過“The Bijlmermeer Renewal Project”大規模拆除和重建。

荷蘭對待遺跡與文化的態度

寫到這裡，不禁想起在《新荷蘭學：荷蘭幸福強大的 16 個理由》一書中看到，江明親教授在〈記憶的經營創意：荷蘭的博物館及文化資產〉講到，「荷蘭能夠維持文化的永續經營，在於創意獲得政府允許和大眾支持，並且認真去規劃落實。文化部門不是養老院，亦非政治宣傳工具，而是促使過去得以累積為文化、使文化得以萌芽為文明的關鍵行動者。」不論是書中說明的「文化美景營造計畫」¹（Belvedere Programme）或是本文提及的政府新計畫，都可以看出荷蘭對於文化資產的思維是政府與人民一同參與和正視。

也或許，這樣的思維與這整座城市的歷史發展有關吧！一座不起眼的小漁村到現今這個國際化、充滿活力的貿易城市，因為其商業基礎、政治結構和社會關係的演變脈絡，其寬容程度和接受差異的觀念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望塵莫及的。這樣獨特的發展不但影響著現代世界，更帶動無數前衛的思想和行動。舉例來說，1969年約翰藍儂與小野洋子在阿姆斯特丹希爾頓酒店的702客房的床上，傳達了世界和平的訊息。就像羅素·修托(Russell Shorto)在其著作《阿姆斯特丹——一座自由主義之都》中解釋道，自由主義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個核心。然而這種「自由」並非僅展現在於對毒品和性產業的開放寬容態度，雖然從這兩項特色可以直接聯想到荷文中的一詞：*gedogen*，一個「包容與接納」和「著重平等與個人自由」的核心價值觀。其他被人們所忽視的歷史事實諸如，地理環境的貧脊、政治思

想的迫害和藝術人文的發展都間接的塑造出阿姆斯特丹的特別之處。除此之外，從這座城市擁有的上百座主題多樣的博物館，也可以看出阿姆斯特丹對於文化的創意展演如何在融入市民生活的同時又發展出其獨特性，像是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所舉辦的Rijksstudio Award。這是一個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創意競賽活動，任何人皆可以至博物館的線上資料庫下載高清畫質的館藏作品進行創作，而前三名將贏得豐厚的獎勵。

「人們如何觀看過去可能會影響他如何看待現在；反之，人們如何看待現在，也會影響他如何觀看過去。」²周樑楷教授取翹翹板之英文*see-saw*與*see*和*saw*兩字所代表的不同時態，一語雙關，來比擬「歷史意識」和「現實意識」之間永遠相關且互動的關係，作者認為也許這是阿姆斯特丹政府這項計畫的最佳註解。

¹ 這場耗時十年(2000年至2010年)的計畫，是荷蘭各政府部門、學術單位和私人企業共同執行的。認為荷蘭的未來是產生於過去累積的紋理和深度，因此唯有大家一起尊重過去歷史，不浪費過去資源，把這些文化資產拿來作為未來之用，才得以邁向美好的未來。

² Liang-kai Chou, "The See-Saw Principle in History: A Discussion on Lord Acton's Idea of 'Historical Thinking'",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Historical Thinking in the 21st century, Apr. 8-10 2004, 上海。